續孟子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續孟子
作者：林慎思　唐

唐林慎思撰。慎思字虔中，長樂人。咸通十年進士。十一年又中宏詞拔萃魁，授秘書省校書郎，興平尉。尋除尚書水部郎中，守萬年縣令。黃巢之亂，抗節不屈，死。《崇文總目》及鄭樵《通誌・藝文略》皆載是書二卷，與今本合。《崇文總目》載慎思之言曰：《孟子》七篇，非軻自著書，而弟子共記其言，不能盡軻意，因傳其說演而續之。今觀其書十四篇，大抵因《孟子》之言，推闡以盡其義。獨其不自立論，而必假借姓氏，類乎《莊》、《列》之寓言。又如與民同樂本《莊》暴齊王之事，而移於隔章之樂正子、魯君，義頗無取。然其委曲發明，亦時有至理，不可廢也。昔揚雄作《太玄》以擬《易》，王通作《中說》以擬《論語》，儒者皆有僭經之譏，蔡沈作《洪範九疇數》，《禦纂性理精義》亦以其僭經，斥之不錄。慎思此書，頗蹈此咎。然唐時《孟子》不號為經，故馬總《意林》與諸子之書並列，而韓愈亦與荀、揚並稱，固不能以後來論定之制為慎思責矣。

序

自文中子有續經書，唐水部郎林虔中亦有續孟子。然續經竟無傳者，郊畤之責；而續孟今行於世者，有名孫元復焉。七篇之書，先儒謂最有功於聖門，而溫國文正公乃作疑孟，至謂瞽叟殺人非孟子之言，韓昌黎固嘗謂軻之書非自著，其徒萬章公孫醜相與記軻所言，程子遂以瞽象之事乃萬章傳聞之誤爾。續孟之作，乂豈非阮逸所謂萬章公孫醜不能極師之奧盡録其言，故孟氏章句畧而多闕。今觀水部公出其仁義之言，而善於敷演，亦長於譬喻。如曰堯之比屋可封，不有四凶乎；紂之比屋可誅，不有三仁乎。以其大而舉之，不以其小而廢之。斯言蓋得之矣。不寧唯是，孟子言必及仁義，公之治邑民懷其惠，臨難不求苟免，仁之至義之盡，可謂善學孟子者矣。克齋林公稱為吾閩千載不朽之士，豈吾欺哉。咸淳癸酉上春莆田劉希仁書。

敘曰：堯舜周孔之道，至孟軻斬焉不傳，伸蒙子作書續孟，此其自任者，豈淺淺也。然生值唐亂，官不過令長，才誌不見知於時，斥罵逆巢，抗首白刃，孟氏可作，顧不謂之豪傑大丈夫哉。所恨事不載史，徒得故老傳説，四五百年不休。續孟伸蒙子卷目雖具藝文志，今世所傳者殆故失其本真矣。史書果可盡信哉，可傳者不録，所録者又將泯泯而無傳，伸蒙子何為其生死不幸也哉。元統三年，南康曹侯明源來宰長樂，始訪其子孫於稠巖之野，為之築室立祠，表其大節而暴之天下耳目，是不唯以昭忠烈正人倫，亦使時俗知為善之可願，雖掩抑百年，猶遇仁賢君子以傳其名也。余既悲伸蒙之志，又嘉曹侯之為政能有所建明，故為之敘贊，以見有善者名無不聞，而循吏之化民成俗固自有道也。贊曰：唐室不競，以利稗政，上替下陵，用勦民命。維閩伸蒙，抗誌續孟，昌言仁義，以藥時病。不能者天，出宰萬年，巢賊稱帝，萬乘南遷，百僚鼠竄，比肩從叛。一人抗節，羣醜駭亂。蒙死則那，偷生幾何，較其短長，得喪孰多。夫既殞身，遑恤厥名，紀録失官，惟國無人，邑老相傳，彌遠彌在，將五百年，始遇賢宰。賢宰為誰，明源曹公，美俗旌賢，不泥簿文，躬駕之野，訪求後昆，樹祠學宮，風於四遠，匪私伸蒙，忠義是勸。稠巖之陰，青青楓林，胡晦於昔，而白於今。我師子輿，好善是喜，勒辭巖石，彰其德美。三山吳鑑明之序。

孟子稱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，夫能言未必能行，孟子直以聖人之徒與之，不已過乎。言者既與則行者可知己。伸蒙子續孟之作，將以言詔天下者也。余謂伸蒙方著書時，未必先知其身之死於賊，伸蒙既以義死，續孟雖不作可也，書之存亡史之得失，又焉能為伸蒙子之有無立祠表義，伸蒙亦何心之有，抑人心之所以不死者，其在是乎。三山陳英觀序。

孟子談仁義數萬言，一以正人心為己任，伸蒙子續孟，其有孟氏之志乎哉。然伸蒙處黃巢之亂，以萬年令罵賊死官，方其罵賊，豈不知其必死哉，義在於死而不利於苟生也。質之孟氏，非所謂真知義利之辯者哉！漢揚雄擬論語作法言，既而背漢仕莽，是雄非特漢罪人，固聖門之罪人已。即雄而視伸蒙子，豈可同日而語哉。昔朱文公作通鑑綱目，書雄為新莽大夫，今南康曹侯築室以祠伸蒙，曹侯之心即文公之心者也。噫，使天下邑宰皆如曹之用心，世道其不復古乎？永陽黃堯臣跋。予未冠時嘗見林東一先生寶，其上世伸蒙子，書同先君，乞言於三山諸先輩，至正癸卯予舘於林氏，與其弟行一君及其子仲連詳閲其書，其間序跋，若林若吳若黃若陳，皆先君友執，予所嘗師事者也。即言而求人已不可得於今日，況伸蒙子生數百載之上哉。慨然退思，不覺涕下。主人因集而出之以附於後，併請予誌之，以見一時之意雲。

伸蒙子著書於槐里，其自序曰：如有用吾，吾言其施，吾學其行。其自負之重乃如此，設使終身不達，抱空言而死於槐里，伸蒙子不終於蒙也哉。及其出萬年為宰，其言亦既施矣，然而終不能救唐之亡者，所施不遐也，設使以壽終於其邑，則其所施止於是，所施止於是，所言過於是，伸蒙子將不近於誣也哉。惟其罵巢而死，是以平昔之言皆足以取信於天下後世，而其重若泰山，伸蒙猶不死矣。雖然士有不幸不得行其志以實其言者，古今何限，惟真有所見者，其平昔之言自［闕］則伸蒙雖終身不達，雖不罵賊而死，余以為奇士然。則言以見誌，亦士之所不能無也哉。至正十三年歲在昭陽單閼夏四月三山學士陳留孫謹誌。

卷上

梁大夫一

梁大夫見孟子，問曰：「吾聞夫子教王遠利而易以仁義，有諸？」孟子曰：「然。」大夫曰：「吾家有民，見凍饑於路者，非其親而救之，脫衣以衣之，輟食以食之，及已凍餓幾死，是其親而不救之，而何？」孟子曰：「噫，是大夫從王厚利而薄仁義故也，厚利率民，民爭貪欲，苟有獨持仁義者，宜乎不得全其身矣。昔楚有靳氏父子，相傳以温鴆醉人者，客過其門，則飲之，未嘗不斃於路矣。卒有孺子，能哀客而告之，然後鴆十九不行焉。洎靳氏怒，反鴆孺子矣。然而靳氏家習不仁也，孺子身盜為仁矣，一身盜為仁，而罪一家習不仁，其家孰容乎？今大夫有仁能救民之凍饑也，是謂身盜為仁矣，及己之凍餓不得人之救者，豈非其家不容乎？大夫苟能與王移厚利之心，而在仁義；移薄仁義之心，而在利，則上下移矣。然而仁義非盜而有也，欲人不容其可得乎？故易曰：「立人之道曰：『仁與義』。」

梁襄王二

梁襄王使人求於孟子，孟子再往，襄王儀服不整而見孟子。孟子曰：「詩云：『敬慎威儀，維民之則。』王每見軻若此，何以則民乎？」王曰：「吾以天下未定，國無以安，方惕惕然，貯憂乎中，豈遑以威儀為務乎？」孟子曰：「王苟能恩信來其民，必先以容儀正其身。夫禮存不以寒暑也。暑可畏得以袒膚為敬乎？寒可懼得以縮臂為恭乎？王謂憂國未安，不遑以容儀為務，何異畏暑而袒膚，懼寒而縮臂邪！苟王憂國既然，則大夫憂家，士庶憂身亦然，咸曰：『不遑以容儀為務……』使上下無儀矣，君臣父子何以則乎？」梁襄王矍然，曰：「吾敬從夫子之教。」

樂正子三

樂正子見孟子，曰：吾國之君，常耽酒嗜音，俾俗不治。克欲以治道諫之，夫子何以教克？孟子曰：魯君耽嗜，與民同之，則其庶幾乎！他日，魯平公備樽罍之器，陳金石之音。樂正子曰：君獨好此，致魯俗不治。不若與民同之，則其庶幾乎！平公遂召致魯民，卒命樽罍俱執，使金石咸奏，魯民大酣。他日，俗益不治。樂正子復見孟子，告之。孟子曰：吾昔教子諫魯君耽嗜，與民同之。君反若是，貽民之怨，豈謂與民同邪？且禽必棲於木，魚必泳於川。使易禽於籠，孰若木之安乎？移魚於沼，孰若川之樂乎？民居魯國，若禽之在木，魚之在川也。魯君耽嗜，召民於側，是猶易禽於籠，移魚於沼也。使民且恐且懼，豈暇耽嗜而同於君乎？吾所謂與民同者，均役於民，使民力不乏，均賦於民，使民用常足，然後君有餘而宴樂，民有餘而歌詠。夫若此，豈不謂與民同邪？《詩》雲：假樂君子，顯顯令德，宜民宜人，受祿於天。此之謂也。樂正子復以是諫平公，平公不悅。臧倉曰：克之所陳，孟軻之言也。曩君欲乘輿出見孟子，臣常諫之。今孟子怨君不見，故教克惑君，君惡信是哉？平公怒。他日，有人告於孟子，孟子曰：天富道於予，魯國之君其能窮予乎？

公都子四

公都子問曰：吾聞諸齊人言，蚔轟所以諫於王而不用，致為臣而去。是夫子之謀邪？孟子曰：然。公都子曰：齊人有言曰：夫子能為蚔轟，不能自為。而何？孟子曰：齊人安知吾之所為乎？夫吾所以疾脫蚔轟，非他也，以昵王故耳。汝聞齊姑之欲殺人乎？嘗命其婦與焉。婦有不忍從者，呼隣女為謀而脫之。然而隣女不親於齊婦也，殺人未嘗與也。所以為齊婦謀者，齊婦之急也；不為己謀者，於己非急也。今蚔轟誠猶齊婦也，齊王面南，蚔轟面北，吾未嘗與焉。所以為蚔轟謀者，於我能急邪？汝信齊人言，齊人安知吾所為乎？

髙子五

孟子將去齊，髙子曰：王欲授夫子室，夫子舍之而去。然王意於夫子不為不厚矣。夫子或缺，所以王必補之。今何為不止？孟子曰：吾嘗觀齊王之意也，先有執雅樂之器進於王，王始重之，使奏而未嘗樂也。後有執靡聲之器進於王，王始輕之，使奏而未嘗舍也。然而執雅樂之器者，王雖未棄，王終不能用矣，是執雅聲以得罪於王也。今吾以王之未

棄也，若受王之祿，居王之室，王終不能矣，是媒吾身以得罪於王也，不亦甚乎？吾幸去，何適而不遇哉？孔子曰：邦有道，穀，邦無道穀，恥也。

公孫醜六

孟子去齊反鄒，止於晝，公孫醜、高子從。晝人有惑於孟子，曰：齊王能悔過修德，日新其道，鄒之民聞於路，夫子何適哉？孟子不懌，徑宿於晝。高子以為孟子信晝人之言而欲不行，乃謂公孫醜曰：晝人之言於夫子，夫子信乎？公孫醜曰：諾。予請問之。入曰：衆人之言信偽孰多？孟子曰：偽多。曰：能言天不覆地不載乎？曰：甚於斯言。天不覆，地不載，是露其機而先見其偽。先見其偽，欲惑於人，其可得乎？隱其機而難知其偽，欲人不惑，其可得乎？且設穽於野，隱其機也，獸不知其防，則觸而入矣。設偽於國，隱其機也，人不知其防，則觸而入矣。曰：孰不懼邪？曰：君子周防其身，何懼？公孫醜出，曰：夫子不信晝人之言哉？

屋廬子七

孟子適任，見季子，喜，欲授孟子祿。孟子辭而去。屋廬子憮然曰：連敢問：昔夫子居鄒，任君嘗以幣交之，夫子受今之任，任君復以祿授之，夫子不受，何也？曰：汝聞孔氏不疑之盜乎？不疑，宋人也，好饋食於士。士有館於孔氏者，未嘗不罹其盜焉。然而不疑豈真盜邪？家有無肖之氓矣。不疑非好士邪？反貽盜之名矣。今任君待吾，誠猶孔氏好士焉。左右無肖，非為任君盜邪？吾今罹盜之人也。吾苟不去，未始能報任君也，適足以貽任君為盜之名。

卷下

咸丘蒙八

咸丘蒙問曰：吾聞諸仲尼：立身揚名，以顯父母，孝之終也。舜、瞽叟有不父之名，何也？《孟子》曰：瞽叟不父，天顯之也。天生大孝於舜，使化天下之人也。故不生於帝裔，而生於庶人；不事於常父，而事於瞽叟。生帝裔，則身先貴也。身先貴，則何以育兆人乎？事常父，則心先安也。心先安，焉能成大化之節乎？是以取庶人之窮以處舜，則使舜無怠矣；命瞽叟之惡以化舜，則使舜無怨矣。然後率天下之為人子者，得不慕舜之行邪？戒天下之為人父者，得不懲瞽叟之惡邪？所以舜有大孝之名，由瞽叟化之；瞽

叟有不父之名，由天顯之。

齊宣王九

齊宣王問孟子曰：吾欲任忠去邪，用得其當，唯左右前後、賢不肖孰辯邪？孟子曰：用之而已矣。王曰：惡知可用而用乎？曰：王誠不見所以用也。夫材既伐矣，離於山谷，處於庭廡，久則圩墁以封，苔蘚以周。目之於外，誠不分其松櫟也，在斧以削之，斤以斲之，索其內，然後辯矣。賢不肖，在王之左右誠久矣，進退以恭，言容以莊。目之於外，誠不分其賢不肖也，在祿以誘之，勞以處之，索其內，然後辯矣。王苟不用，則賢不肖何以別乎？

萬章十

萬章問曰：夫子所謂禹、稷、顏回同道，使易地則皆然。然則禹以治水之功著，使回易，禹其能治水乎？稷以播種之功著，使回易，稷其能播種乎？《孟子》曰：惡！是何言歟？夫山者狩，水者漁，皆捕於物也。善捕於物，使狩反於水，必能為漁焉；漁反於山，必能為狩焉。禹、稷居平世而顯其功，非山者狩乎？顏回居亂世而守其道，非水者漁乎？苟禹、稷遊於孔門，名不後於四科，必矣。其與狩者反於水，漁者反於山，何以異乎？

宋臣十一

孟子問宋臣曰：子之王於民何如？曰：撫之。曰：何以撫邪？曰：民未及歉，則開廩以賑之，不使民歉也；民未及寒，則散帛以給之，不使民寒也。孟子曰：籲！子之王曾不若魯民也。子知魯民善教子取薪乎？南山百里有薪也，北園百步有薪也。命子曰：汝採薪。欲山乎？園乎？其子曰：園近，願採諸園。魯民曰：汝勿以近為易而採也，勿以遠為難而不採也。且近是我家之薪，遠是天下之薪也。我家之薪，人不敢採之，以天下之薪盡，則我家之薪存焉。天下之薪，汝胡不先採之？以我家之薪盡，則天下之薪何有哉？子之王於民猶此也。民有耕織，猶南山有薪，不待取其耕織而賑之、給之，是知魯民教子乎，以恩樂於民，不知民樂為惰。民惰則何取乎？

莊暴十二

莊暴問孟子曰：鯀遭舜殛，禹受舜禪，其為孝乎？孟子曰：禹之孝在乎天下，不在乎一

家也。夫鯀遭舜殛，公也；禹受舜禪，亦公也。舜不以禹德可立而不殛鯀，是無私於禹也。禹不以父讎可報而不受禪，是無私於舜也。且舜哀天下之民於墊溺也，命禹治之，禹能不私一家之讎，而出天下之患也。此非禹之孝在乎天下而不在乎一家歟？苟私一家之讎而忘天下之患，則何以為禹之孝？故孔子曰：禹，吾無間然矣。其是之謂乎？

彭更十三

孟子居休嘆曰：天富吾道，不使齊王用吾，豈吾之過歟？彭更曰：夫子何為急急乎？且善醫者不自造他戶，必待媒而後行；善相者不自俟他顏，必待求而後動。自造他戶，雖善醫人不得不疑；自俟他顏，雖善相人不得不賤矣。今夫子不為齊王用，豈不由自造自俟而使疑且賤乎？孟子曰：噫！汝之言蔽矣。夫路有囊金，迷於夜而不止者，將入冦盜之境，非有仁人導而出之，不能免其害矣。今齊王昏昧，若迷於夜也，冦盜之害將生，亂亡無日矣。吾非不仁之人，安能忍其害生，不導之而出邪？所以急急於齊王，豈以求用為心哉？然而王不用吾所導，是以嘆也。詎同醫相之心而懷其利乎？

陳臻十四

陳臻問曰：堯有天下，皆謂比屋可封，然而四凶在庭，亦可封邪？紂有天下，皆謂比屋可誅，然而三仁在側，亦可誅邪？《孟子》曰：以其大而舉之，不以其小而廢之也。堯之仁也，化天下皆如堯之仁矣，不以四凶不可封而廢，天下可封也。紂之戾也，化天下皆如紂之戾矣，不以三仁不可誅而廢，天下可誅也。且舉目於洪海，必曰水瀰天矣，雖旁有洲島，豈能廢瀰天之言乎？馳心於巨嶽，必曰勢接霄漢矣，雖上隔空虛，豈能廢接霄漢之言乎？比屋可封，若洪海瀰天也，四凶猶洲島矣，遙望瀰天，孰計洲島邪？比屋可誅，若巨嶽接霄漢也，三仁猶虛空矣，仰見霄漢，孰計虛空邪？所謂以其大而舉之，不以其小而廢之，不亦昭昭歟？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